

随笔 □

散文

## 下蹲之势

张峪铭

棉农常常会给棉花“蹲苗”。棉花长到尺许，伏旱来临，农人却不给它浇水，让它“蹲蹲苗”，为的是防止棉花枝往上蹿得太快，根就扎得浅，承受不了棉桃重量。让它缺水，棉花就必须拼命往下扎根，用根汲取土层里的水分。如此这般，棉花的根系扎得又深又实，再一浇水，棉花就会长得又壮又稳了。

给棉花蹲苗，就是暂时斩断其向上生长的欲望，让它向下寻找生命的力量。

其实丰厚的人生也要“蹲苗”。只有蹲下身子，潜下心来，扎扎实实地去做事，人生才会取得丰硕的果实。做学问更是这样。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英语系教授程虹，专门研究美国自然文学。为了推介自然文学，让国人对大自然“心灵朝圣”，她潜心十年翻译了多本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著作，形成了译丛。她在一次讲座中，谈及“生态与美国文学文库”丛书，如数家珍，对书中内容也是信手拈来，把握自如。当人们万分惊诧时，她道出了自己做学问的“笨”方法，就是扎扎实实地做读书卡片，蹲下身子，做真学问。

程虹教授认为，做学问需要静心和定力，需要坚守和沉淀。不能将眼光盯在短期的功利和时髦上。她常用美国女作家安妮·林登伯格《大海的礼物》一书中的一段话来勉励自己：“大海不会馈赠那些急功近利的人。为功利而来不仅透露了来者的焦躁与贪婪，还有他信仰的缺失。耐心，耐心，耐心，这是大海教给我们的。人应如海滩一样，倒空自己，虚怀无欲，等待大海的礼物。”

正是靠着这份定力，程虹教授最终获得学术上的大成就。

程虹教授的“静心、定力、坚守、沉淀”，就是让自己甘于寂寞、心无旁骛、持之以恒，主动蹲下身子，打好扎实的学问功底。“板凳要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半句空。”做学问，你沉下去有多深，立起来才有多高。程虹教授的治学态度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“蹲苗”。

蹲，作为一种人生姿态，是屈身静止的，是难耐的，甚至是痛苦的。但历史上总有一些人选择“下蹲”的姿态，以蹲立身心，以苦为乐。

《战国策·齐策四》记载，颜闾是齐国的一名高士，齐宣王召见颜闾，想提拔他，可颜闾直言明谏，拒绝了齐宣王的邀请。他说，玉生在山中，经过雕琢，就失去了它的本来面貌。士人生在穷乡僻壤，如果选拔上来，就会享有利禄，虽然高贵显达，但外在的风貌和内心世界就会遭到破坏。他甘愿蹲守着低层生活，“安步当车”、“晚食当肉”，来求得心安与满足。

颜闾清静无为、纯正自守、乐在其中的生活，可能是性格使然，但在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，颜闾一反常人，选择“蹲苗”，是自保生命，也是涵养品行。

蹲是一种收敛，它不仅是一种姿态，而是多欲时的节制，浮躁中的忍耐，蓬勃前的静候。蹲，有时会痛苦、迷惘，有时会焦头烂额、黯然神伤。但蹲是成功前的蛰伏，是蓄势，是为生命成长积蓄力量。

散文

## 藏在树里的故乡

王剑

村庄是藏在树里的，树是村庄的魂魄。树站在清晨的阳光里，微风一吹，树的气息就开始流淌。村庄在一天里就有了精神。

能长在什么地方，树说了算。场院里，山坡上，沟岸边，鸟把种子撒到哪儿，树就赖在哪儿。水分不足，阳光不少，树不是太计较。树只知道安安分分地生长，死都不挪一个地方，树对村庄很忠诚。

其实，很多时候，树只能按照人的意图去生长。如果你是一棵果树，又长在庄户人家的院子里，那么你就具备了生长的最高意义。你会因为适用而在人的眼里重要起来。在村庄里，每家的院子里永远都会有几棵桃树、苹果树、榆树、槐树、枣树或者香椿树，饥寒的日子里，一棵树就是一块立在空中的菜园，人在树的搀扶下，最终才挺直了腰杆。当然，院子里也少不了泡桐树。冬天的时候，老人晒着暖儿会突然站起来，走到桐树跟前，双手在树上咋几下，喃喃地说着什么。桐树越枝繁叶茂，他们越高兴，似乎摸摸了它，就是摸到了自己在幽冥世界里的指望，心里也就踏实了很多。

在树下生活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即使全村的人都不喜欢你，树也会成为你的朋友，它会看着你，用温柔的目光抚摸着你在尘世留下的创伤。你对着树哭，笑，发脾气，诉说你遭遇的种种不平，树一点也不烦，总是静静地倾听着，有时还会摇动叶子给你鼓起掌来。有一阵子我失恋了，我一个人痛苦地跑到树

的跟前，攥紧拳头向树凶猛地打去。树哭了，它迷茫地瞅着我，心里充满了怨恨。但它只能可怜巴巴地站在原地，不会向左迈一步，也不能向右退一步。我不担心它会报复我，它不会拿树叶砸我，也没有能力骂我一句。树唯一能做的就是流着泪，在年轮上狠狠地记下了我的罪行。多年以后，树身上的这些伤疤变成了大小不一的眼睛，在这些眼睛里，我还能找到那些伤心的岁月。

村庄里，与我的童年相关的有三棵果树。杏树是柱子家的，树很大，葱茏的树荫覆盖了好大的一片场地。在饥饿的童年时光里，想念青杏是我日常生活中最生动的细节。当酸酸涩涩的汁液沿着我的喉管汤汤前行的时候，我的生命就被这小小的青果点亮了。然而这种想象多半只是虚幻的，因为柱子是个吝啬的干巴老头，对杏子看得很紧。只要你的目光刚刚触到杏树的枝头，他就会幽灵般闪现出来，凶猛地冲你一喊。多年之后，每想起这棵杏树，树丛里也总浮出一张干巴的小脸。前年秋天我回老家，见到了柱子，他须发皆白，我给他打招呼，可惜他聋得什么也听不见了。

枣树长在村边的沟洞里，是“一共是”家的树。“一共是”原名杨召，说话有些口吃，因为每句子里都有“那……一共是”，大家都给他起了这么个绰号。“一共是”木讷，但他的老婆却是个泼悍的女人，动不动就在村街上踩着脚骂人。谁家的小孩要是敢

动她的枣子，她一准得揪住耳朵，给送家去，一路走一路骂，搅得全村鸡犬不宁。我小的时候，姐姐常背着我到崖边摘酸枣子。有一次，她在崖边一探身，不提防她从她背上一下子翻到了沟底。我被救上来时，成了“哑巴”。“一共是”老婆知道后，破天荒地拿给我一捧枣子。半年后，我又奇迹般地开口说话了。我考上大学那年，“一共是”老婆见人就唠叨，这孩子能有今天，全赖当年那一捧。“一共是”老婆寡居多，活了八十多岁。

柿树长在岭上，每家都有几棵。秋天的时候，岭上红彤彤的一片，火烧云似的。柿子是一种美食，味甜，多汁。少时，放学回来，在家里找不到吃的，就到岭上去，在柿群里搜寻“老鸦叨”。发现了，就爬上去摘。常有摔下来的，但穷人家的孩子都是铁疙瘩，摔不坏的。也有例外，伙伴中有个叫八怪的，就摔断了腿，在县城医院住了一个月，令我们好生羡慕。村里人对柿子很看重，采摘后好歹都要派个用场，烂的泡醋，个大的烘放，大多则是去了皮，翻晒，热晒，生晒，成了极品柿饼。年关的时候，拿到集上卖了可以办年货。有一次，我在街上见到一个卖柿饼的，压得扁扁的，串在竹签上卖。我一闻就知道是假的，他在柿子上撒的是淀粉。

父亲生前偏爱柿子，他的墓前方有三棵柿树。深秋时节，树上挂满了红色的灯笼，父亲散步回来，不至于迷了路。



闻鸟露春 朱道平

随笔 □

## 福报

梁凌

我家祖传有一幅字，在屏风上。在我稍稍识字时，爷爷常指着字说：“来，念念。”于是，我扯起嗓门喊起来。我虽然认不全繁体字，但早已背得滚瓜烂熟。

每当此时，爷爷便眯了眼，捋着稀疏的胡子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大孙女，可别忘了，积小善，成大德啊！”

爷爷说，屏风上的字，是他的父亲，我老爷的手迹。

老爷是清代最后一批举人，清朝灭亡后他就把红顶子卖人换了些钱财，日子还算不错。老爷那时已人到中年，什么都好，只是膝下无子，他自己呢，也没有兄弟，是棵独苗，眼看梁家后继无人。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老爷的父母，总长吁短叹，要家业有什么用！百百归零啊……全家人不敢看别人家的孩子，看了就仿佛被戳到了痛处。没办法，老爷打算找个养子，可去哪儿找呢？

许是苍天有眼，善有善报。有一年，举人老爷做了一件好事，没承想是观音送子，不经意间弥补了自己的缺憾。那真是件小事，小到不值一提。

那年天寒地冻，一场大雪过后，老爷出门扫雪，刚一拉开门，有人扑通一声倒进门坎里。那是一个男人，箩筐里挑着两个孩子，穿得破破烂烂。老爷命人抬进家里救治。饥寒交迫的人醒后，指着一个孩子说：“好心人，你再做做好事，留下他吧，跟着我，怕再冻死饿死……”老爷心一软，一个孩子便被“移栽”了，成为梁家的独苗，那就是——我爷爷。

这件事，现在人听来有些玄乎，一般人不敢这样做。但大家担心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。那时的人一言九鼎，拍拍胸脯就是契约。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，我真正的祖上，也是善良人家。

爷爷这根独苗很争气，毫无悬念地长大，一结婚就滴里答拉生了六个孩子，三男三女，我家这根藤上果实累累。

也许是在某个春风沉醉的晚上，也许是多喝了几杯，老爷望着细藤上的那群“葫芦娃”，忆起多年前的那场雪，感慨寡生。当年救人，他是发自内心的，并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善举，会给他带来这么大的福报。他脑海里也许跳过这么一句话“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”，也许想过“善有善报”。看到一大群孙辈，老爷想，不管这些孙辈将来前程如何，但是善字不能丢。如果他们普通人，能做小善也不错。怎么把这些告诉给他们呢，老爷想了想，想起了《朱子家训》《颜氏家训》，想起了荀子的《劝学》，于是，提起了曾让他金榜题名的大笔，在宣纸上写道：“积土成山，风雨兴焉；积水成渊，蛟龙生焉；积善成德，而神明自得，圣心备焉。”

那幅字，后来被装裱起来，既是劝学，也是劝善，家里后代每每看到它，就想起那场雪，和雪后的大福报。

新书架 □

## 《半生为人》

杜莎

《半生为人》向读者展示的是一个充满理想的年代，但同时也伴随着苦难。读《半生为人》，从头到尾，怎一个“苦”字了得，几乎篇篇都与病痛、死亡以及监狱等相关，但却没有绝望，用马拉默德的话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：苦难就像一块衣料，明白人将它裁成精美的衣服。

《半生为人》的文字谦逊、沧桑而沉痛。徐晓的写作，因为来自命运的私语、人心的呢喃、灵魂的召唤，而深具理想主义的光泽。她记忆中那些悲欢交集的断片人生，经她冷静而理性的处理之后，依然洋溢着痛彻心扉的感人力量，而她浩大的悲悯和同情，也不时地挣脱时代的边界扑面而来。徐晓以生命的专注领会疼痛，以往事的灿烂化解苦楚，以自己的静默成功地反抗了遗忘和失忆。

《半生为人》作为一种个人史的表达，关心的却是整整一代人的往事和理想。她的坦然和承担，使她面对命运的各种馈赠时，既不躲闪，也不逞强，既不夸饰，也不渲染。她所描述的那些庄严的人生，不求活得更好，只求活得更多，这样的生命绝响，在今天这个时代，不仅难以重现，甚至它的价值也只能为少数人所分享。

通向石壁的路  
往山头那片云走去  
河，在山路的下面吊着  
路，在半山的腰处挂着

一声牛叫，冲散了清晨的瘴气  
吊脚楼，披开松柏杉榭  
站在太阳坡上  
唱着侗家古老的歌谣

## 石壁村

孙勇

山泉，在森林中歌唱  
那清新的旋律  
舒舒服服峡谷  
那片将花的兰草

起床号，从山沟飞出  
响遍了  
吊脚楼里  
侗家妹子的目光  
那座披着迷彩的小屋呵  
远远开满迎春花的山林  
远远地眺望  
披着一身霞光的石壁



牛仔激情 德依塞腊 摄影

博古斋 □

## 红色货币的防伪(4)

赖晨

湘鄂西根据地钞票比较注重艺术性和防伪技术的统一，在人才缺乏和印制设备简陋的条件下，尽可能使钞票印制得精美些，防伪性能强一些，以提高苏区钞票的信用度。

艺术性。鄂西农民银行1930年第三版一元券票面上，既有醒目的行名，面值等必要要素外，还印有精雕细琢的建筑图案——天坛、花边、花托等，这与当时其他根据地的钞票相比，是有些独到之处的。

防伪性。为了防止伪造，湘鄂西根据地钞票还因地制宜地增设了一些简单实用的防伪暗记。第一，印章、编号防伪。钞票票面上都盖有“政府公章”或“行长公章”、“经手人章”，统一编印号码，有存根的纸面上还盖有“骑缝章”。如沅阳县苏维埃发行的信用券，采用存根与信用券骑缝编号，并在骑缝编号处加盖印章，作为防伪暗记。石首农业银行信用券、鄂西农民银行1930年版各券也都是采用加盖骑缝章和在部分手工编号上加盖密押进

行防伪的。第二，在文字设计和图案中作一些细微变化作为防伪暗记的。在个别字的笔画上故意留下不易被人看出的破绽，如1931年版鄂西农民银行一元券上“鄂西银行”印章上的“行”字第六笔的勾断裂并上移，1931年版湘鄂西特区分行一角券的背面花托中显出极小空心“2”等。

湘鄂苏区，1932年春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省工农银行，有资金约6万元，当年共发行“亚”“欧”“非”“澳”“美”等5种版别的银元券8万元左右。

1933年2月，湘鄂省工农银行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省分行，当月又发行铜元票，流通于湘鄂根据地。银元券、铜元票的正面下端，从左至右分别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省分行正、副行长的英文防伪签字。

此外，为了防伪打假，湘鄂苏区还采用多色套印等技术，提高工艺水平，在票面设计中用复杂的花纹图案、美术字或添加加密暗记。

## 连载



幅，忽然心中升起一股灵感，拽住药不是：“你带了多少钱？”药不是莫名其妙，问我想干吗，我说：“先别管，你带了多少钱？”药不是掏出钱包来，数了数，人民币有两千，美金有五百块，还有一千多外汇率券。我算了算，说够了，拽着他往外走。

我们离开展示区，直奔展销

“不知道！”王小毛摇摇头。

我唇角微翘，小孩子到底好对付。我没问有没有人教你这么做，而是直接问他为什么让你这么做，这在古董行当里，是个很重要的谈话技巧，叫作凿墙，能把本没心思买东西的顾客，硬凿出一段商机来——如今这技巧倒被我拿来欺负孩子了。

王小毛没心机，一下就被我套出了真相。他说不知道，自然是承认了背后有人指使。

“推倒罐子可是特别严重的犯罪。如果你不说实话，可是会被送到工读学校，以后看不见爸爸妈妈了。”我半是威胁半是劝说。

王小毛似乎被吓到了，他呆愣了一阵，“哇”地又哭起来。我用手帕替他擦擦眼泪，和颜悦色道：“只要你讲实话，就不会有事。老师也说过，要做诚实的孩子，对吗？”

于是王小毛抽泣着，把之前的事情描述了一遍。原来他昨天放学后，路上有一个人找到他，拿出一个变形金刚，说你们明天要去参观浙江展览馆对不对，那个展览馆里有个大罐子，如果你去把它推倒摔碎，我就把这台变形

金刚送给你。

王小毛并不知道青花罐的价值，他特别想要那个变形金刚，觉得为了它，哪怕豁出去被老师训一顿也值了，于是就答应下来。“那个人你认识吗？”我问。

王小毛摇摇头。

“那他长什么样子还记得吗？”

王小毛说：“是个爷爷，高个子，戴着墨镜，没留胡子。”除此以外，他也说不出什么了。我站起身来，让他回到队伍里去，然后问了女老师这孩子情况。女老师对我颇为信任，大倒了一通苦水，说这孩子顽劣不堪，总是闯祸，学习成绩一塌糊涂，怎么说都不改。

很显然，这事是一早就计划好的。王小毛平时在学校里贪玩胆大，不知轻重，用一个变形金刚就可以收买他去推罐子。这事成了最好，不成也不会引起特别注意，小孩子胡闹嘛。

看来，这罐子已经危及到了某些人的利益，必须要采用摔碎这么极端的方式来解决。

我回到药不是身边，把我的想法说给他听。药不是捏着下巴

思考了一下，迸出两个词：“同意。”

嘿，真成了领导。“我这边也不是没收获。”药不是说道，“刚才我趁机冲进隔离绳，靠近盖罐就近看了一眼，诸葛亮亮的右侧袖子上，似乎也有道白口。”

我瞪大了眼睛，赶紧也朝那边看去。可惜经过刚才的风波，保安明显比刚才严格多了，任何靠近行为都会被提前喝止。

我收回视线，问药不是确定吗？药不是点点头，随后又摇了摇头，说不能百分之百确定。

在卫辉的鬼谷子下山罐仿品上，我们注意到鬼谷子的袖子上有一道白口，意义不明。这不可能是瑕疵，而是真品上本来就有的。我们手里没有“鬼谷子下山”罐的真品，无从比较，那么“三顾茅庐”罐上，到底有没有同样的白口痕迹，意义重大。

“今天就先到这里吧，回去再说。”药不是望了望人群，时至中午，参观的人开始逐渐多了起来。

我扫过仿古家具展销的横

区。这个区域也摆了琳琅满目的中式家具，不过全是仿制品，对外销售。里面人头攒动，好多销售员满头大汗地在应付热情的顾客们。

鉴定一件古董木器，没多少钱；卖掉一件古董木器，利润也不稳定。仿古家具销售利润虽薄，走量却大，只要营销得当，每日流水数字惊人，比经营古董的收入高多了。

沈云琛的经营思路，靠青字门的木器底蕴来推动家具销售。你想，木器专家卖的家具，那质量还能有错？

我一边感慨，一边朝前挤去，好不容易挤到展销区前边，对一个销售员喊道：“我想订两百套紫檀木的官帽椅。”

销售员正应付好几个人的询问，听到我的呼喊，眼神登时一亮。他叫来一个同事替他介绍，然后把脑袋凑过来：“您要订两百套？”

“对，两百套。我们单位的三产要用。”我举起两个手指，用力点了点头。

如果这个销售员足够机灵

的话，从我这几句话可以获知很多信息了：给单位三产买，说明这单位很大，不差钱；紫檀的官帽椅要两百件，这是外行人才会说的话。紫檀虽不似金丝楠木那么珍贵，但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拿出两百件真品。我一口喊出紫檀官帽椅两百套，显然对这个行业完全不懂。

财大气粗的外行人，这是任何商家都绝不会放过的机会。果然，销售员立刻走过来，殷勤地说：“这里太吵了，咱们这边谈。”下隔离绳，把我和药不是往里带。

展销区里面再走十来步，是洽谈区。这里的环境比外面要好得多，四面屏风围着，中间是一圈真皮沙发和树根雕成的茶台，旁边还有一位专门负责点茶的姑娘。这里是洽谈大宗生意的，招待的都是大客户，自然怠慢不得。

销售员招待我们坐下，招待泡茶，然后说您想要订购两百件紫檀木官帽椅？我说对，我们单位的三产要开高级酒店，需要配套家具。销售员“哦”了一声，故作关心道：“如果都用紫檀的话，价格会非常贵。”然后说了一个数字。

我一听，立刻面露难色。销售员立刻道：“我们做生意以诚信为本，不能为了赚钱就坑您。如果您只是为酒店采购家具的话，我倒建议您哪，可以买紫檀木料的，这种料本来就是黑紫色的，表层涂漆仿紫檀色泽，跟紫檀看起来一样，便得了面子，又省了里子。”

这话说得真漂亮，听起来推心置腹，完全替顾客着想。我摆出为难表情，说这料也有点贵，还有便宜点的吗？销售员先后又推荐了张家口产的黄花梨、吕梁的核桃木、云南杉木等等，一报价我都嫌贵。销售员有点无奈，可又想促成这么多大一单生意，问道：“您预算多少？”

我说了一个比较低的数字，销售员飞快地想了一下，又报出几种预算内的木料，让我自选。我觉得时机差不多了，一拍桌子，说道：“我听说梓木也挺好，能不能用？”

我注意到销售员的眉头一跳，又勉强压抑下来。我心中暗笑，绕了一大圈，总算把他引入谷中了。